

The Lyric Years

潘婧

抒情年代

本书荣获2000—2002年度上海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

潘婧

抒情年代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抒情年代/潘婧著. - 2版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6

(拯救阅读丛书)

ISBN 7-5063-2296-X

I. 抒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1139 号

抒情年代

作者: 潘 婧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5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2003 年 6 月第 2 版

印次: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96-X/I·2280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潘婧 摄于二〇〇一年



一直没有与你谈那件事，当时是因为太痛苦，以致无法触及令人伤痛的事件本身；如今是因为太淡漠，一旦情感褪尽，所有的细节也都失去了意义。有句老生常谈说任何一种经历都是财富，我并不这样认为，有些经历，有些人生的道理，没有更好。情感破裂的伤害真可以置人于死地，而软弱孤独的时刻所体验的世态炎凉更令人心寒。也许我今天终于可以向你诉，我已经度过了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，终于活下来。但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。死亡就象衰老一样，是个漫长的过程，在整体的死亡之前，就已经部分地死了。

我不想怨恨任何人，我只是更为真切地体验了人情的世界。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当我在这样的心境中，在节日的孤寂中接到你的电话，听到你遥远的问候，那时候，我觉得生活是值得继续的。我无比珍惜在我生命的低潮的时刻始终给予我帮助和慰藉的朋友，珍惜你对我始终如一的关切之情。我知道你的情谊来源于你的善良和侠义，来源于你对我的本质的认识和肯定。而我有时会迷失，对我自己失去信心。

作者手迹



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。

诗——

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，

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

——芒克：《十月的献诗》1973年

他们的不幸，来自理想的不幸

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

.....

他们是误生的人，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

——多多：《教诲》1976年

目
录

抒
情
年
代

目
录

抒 情 年 代

引子	/ 1
湖	/ 5
小屋	/ 83
后续故事	/ 171

维明的手记

引子

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。从这片凝固的湖水开始。颜料的色泽已被流逝的时光作旧：在黑蓝色的天空与黑蓝色湖水之间，月光划开一条小路，把记忆引向幽暗的深渊。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，关于个人的记忆。

只有书页大小的一幅油画，J把它连同她的手稿一起寄给我。她问：这幅风景写生是你的？还是N的？它夹在那些年代已久的，有待清理的信件之中，丢在被遗弃的角落里。她说在写完《湖》与《小屋》之后，她不想继续保留与此相关的一切文件与资料。在这两篇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小说中，她清算并凝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。那里面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我熟悉的一些人的影子。当那些影子从幽暗的角落里走出来，在记忆与想象的光芒下，他们已不再是原来的容貌，他们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，与他们的原型脱离。对于J，写作意味着将过去剥离。写作是为了遗忘。J说，当她能够开口言说的时候，过去已离她而去。

这幅画可能出自N的手笔。那时候他喜欢寂寥的夜色。年轻时的J与N，他们都曾经执迷于他们经历中的黑暗的部分，正如N某一时期的诗的风格：在暗哑的空旷之

中，执拗地走向黑暗的极处。

记忆比灵魂更为复杂。J说，她因此感到惶惑。对于她所写下的这一切，对于写作本身，她是惶惑的。她不知道记忆是否可靠，她不知道她的记忆在多大的程度上逼近历史的真实，逼近生活乃至生命的本源。

J 的小说 之一

湖

初恋是真摯的，也是肤浅的，有时，并不真的是你自己：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，慌乱中用了最俗套的方式。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，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像中学生写作文那样，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。其实，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。想象与现实的分裂，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。有时，这会伤害心灵。诗，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。

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诗人。对于我们这些“误生的人”，我们所有的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，我们的鲜活的血肉之躯终将化为灰烬，与一代又一代的前人不会有什么区别。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，如此的微不足道。最终留给历史的，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。那些在绝望中苦苦吟就的诗篇，真的能够留下来吗？那几位曾经显赫的诗人，他们成名于七十年代末，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始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，如今称之为“文革”的年代。一个我们竭力要忘记的时代。那时我十八岁。在我十八岁及以后的几年里，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渔村

里度过的。那个被笼罩在绿树中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的美丽的湖泊中。我永远记得那里的清晨和黄昏，早霞和晚霞热烈而宁静，像燃烧的冰，把湖水染成点着碎金的景泰蓝；有时阴天，黑云沉重得快要落下来；大雨把整个世界融为辽阔的灰色，水，天，岸和远处的芦苇荡被夺去了色彩。笼罩我们青年时代的是灰色的天空。但是青春不会有真正的绝望。朦胧诗就产生于那个浪漫的湖泊，产生于湖边默默无语的夜晚，天与水融为一片浑厚的空间，像创世记的洪荒；璀璨的星空寂静得令人恐怖。

如诗一般迷惘的湖，湖水一般动荡的诗，还有北京古老的街巷，几百年的胡同里败破的旧房子，这些，是我的失败的初恋的背景，像一个心灵深处的梦，绵延不断，缠绕不清。伤害是难以估量的。为了抵偿痛苦，我固执地保存了一丝浪漫的情愫，谨慎地留给自己；另一方面，以痛快淋漓的恶意，把人生撕碎了看。由此，我对诗，对诗人，对由词语构成的历史产生了怀疑。

有很多年，我不再读诗。目睹了创作的艰辛而枯燥的过程，诗的神秘感消失了。阅读不再是愉悦的。当我读诗的时候，也像读那些阿谀奉承的名人传记一样，总是试图发现在光辉的意境的背后，灵魂的黑暗的背景。诗如同一道梦幻的屏障，遮蔽了诗人所不愿洞见的一切，以免为恐惧所吞噬。这是 N 的特点，他的大部分诗都有这样的倾向。我不喜欢他的诗，我无法容忍一个分裂的人格；在我们一起相处的那几年，他的诗是纤弱的，有一种肤浅的浪漫，而后来，却发展为上天入地，古往今来的壮阔；我知道这嬗变过程中的内在的隐秘。然而，当虚幻的创造与你

的生活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被欺骗了，这对我的影响真是摧毁性的，你对现世总是不满的，你向往着彼岸，而创造的痛苦和污秽破坏了你的宗教情绪，你无所适从。

有很多年，N 在他的小屋里写诗，所有的痛苦，我们彼此之间残酷的伤害，就发生在小屋里。北京初冬的风沙，颓旧的胡同，昏黄而寒瑟的小屋。然而，最初的事情是从湖边开始的。

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我们的历史就那个湖开始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没有历史；没有个性和自由，也就没有历史；也没有隐私，我们写日记，像雷锋那样写，为了拿给别人看；记得在我十五岁以后，就不再有郊游，不再有夏令营，有忆苦思甜，有阶级教育，除了去迎宾，不再穿花衣服；如果那个干巴巴的世界也能够持续七十年，我们也将终老于生之混沌，如同上古时代的人，所以在此之前，关于我们个人的历史是没有的。只有关于童年的片段的记忆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从中学时代起，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；写古老的，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，摆着盆景，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，在炎炎的夏日，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；写城墙的颓败之美；暮色中的角楼，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，不祥而忧郁；冬天的郊外，裸露的田野上，栖息着大片的乌鸦，翅膀闪着蓝紫色的光。如今，没有了。都没有了。古老的，与我的童年叠印在一起的北京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斑斓的，高耸的城市。童年被从记忆中粗暴地涂抹。在喧嚣的车流与楼群中，只有故宫的金黄的屋顶，像一抹久远而固执的记忆，在污染的空气中，闪烁着帝制时代古老而辉煌的光